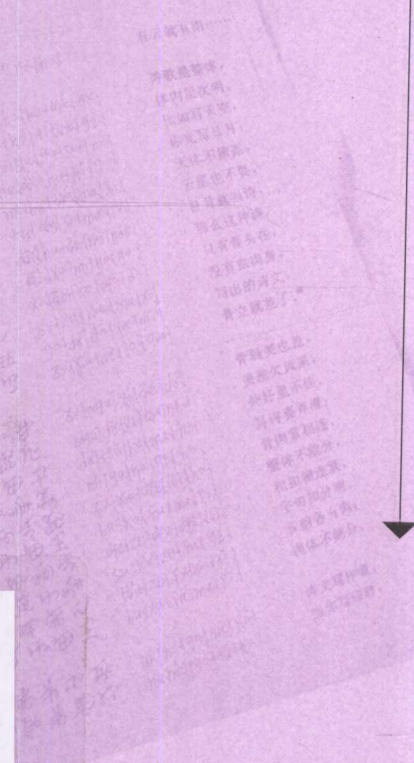


YIZU WENXIAN
CHANGSHI YANJIU



彝族文献 长诗研究

罗 曲 曾 明 杨甫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YIZU WENXIAN
CHANGSHI YANJIU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西南民族大学学科资助项目

彝族文献 长诗研究

罗 曲 曾 明 杨甫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彝族文献长诗研究/罗曲、曾明、杨甫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004-7748-8

I. 彝… II. ①罗…②曾…③杨… III. 彝族—叙事
诗—文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5127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邀编辑 韩小群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25

插 页 2

字 数 410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源头活水(代序)

由罗曲、曾明、杨甫旺三位同志完成的《彝族文献长诗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资助西部地区研究项目“彝文文献中的长诗研究”的成果。这项课题在2008年2月通过验收结题，获得良好的评价。现在，他们把这一成果修改完善后交给出版社公开出版，嘱我作序。我虽然是彝族文学的门外，却属彝族文化的爱好者，欣然同意作序推介。

改革开放以来，彝族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仅在传统民间文艺的整理发掘方面，四川省先后有《勒俄特衣》、《玛牧特衣》、《妈妈的女儿》等出版面世；贵州的彝文文献翻译出版工作成绩亦很大，出版了《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夜郎史传》、《支嘎阿鲁王》、《支嘎阿鲁传》、《阿诺楚》、《漏卧鲁沟的婚礼》、《彝族诗文论》、《论彝诗体例》、《论彝族诗歌》等大量文史著作和彝族古代文艺理论文献，引起文学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极大震动。云南出版的传统彝族文艺书籍为数可观，除了《阿诗玛》彝文文献的翻译出版并流传到国外，《彝族叙事诗选》、《普帕米》、《彝族爱情长诗选》、《彝族阿哩》、《赛玻嫫》、《彝族打歌调》以及其他一大批彝族文献也得到翻译出版。另外广西也出版了《铜鼓王》这部著名的彝族英雄史诗。这些都为彝族文学，特别是彝族传统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彝族古代文献的大量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彝族传统文学的研究工作也得到展开。由李力主编的《彝族文学史》，杨继忠、芮增瑞、左玉堂编著的《楚雄彝族文学简史》，沙玛拉毅主编的《彝族文学概论》，罗曲、李文华著的《彝族民间文艺概论》，王昌富著的《彝族妇女文学概说》，芮增瑞著《彝族当代文学》，左玉堂主编的新版《彝族文学史》等相继问世，展示了彝族文学研究的强大实力。在专门的研究方面，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王明贵著《彝族三段诗研究》，巴嫫曲布嫫著《鹰灵与诗魂》，黄建明著《阿诗

玛论析》，李子贤、杨甫旺、李云峰等著《“梅葛”的文化学解读》，陶学良论文集《彝族文学杂俎》。其他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有分量的论文。以上这些成果，有的对彝族文学作了系统的梳理，从大处着手，比较宏观；有的寻求一个新的视角，着重于其中的一个方面，或一个专题深入研究，用力精专。总之，他们各有所长，成就了彝族文学研究的新气象，引起了世人的热切关注。

彝族传统文学，除了民间故事传说之外，无论是书面形式还是口碑形式，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文艺理论，主要采用诗体形式，而且以五言体为主。所以，著名的《彝族诗文论》中就指出，彝族的古代文学形式是“五言占九成，其余十之一”。这就决定了彝族传统文学研究的对象同样是以诗体形式为主。可见，彝族传统诗体文学研究在彝族古代文学特别是传统文学研究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彝族传统诗歌的研究在彝族文学史上也有很长的历史。除了零星的研究外，成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等。其后，唐朝、宋朝至明清以降，亦不乏其人。但是，总观古代彝族文艺理论家们的研究，皆重在当时民间作品和文人创作中的总体情况作理论研究和概括。其理论有系统性、有深度，而限于对某一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近年的诸多文学史论著作注重整个彝族文学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专门研究则比较精专。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方向都值得肯定，做出了很大成绩。由此可以发现，今后，还可以从系统性研究和精深性的研究中间，开拓出一片新的研究领域，把系统研究和精深研究结合起来，让彝族传统文学的某个突出方面以新的形式展现给世人。

“彝文文献中的长诗研究”课题走的是一条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作品分析相结合、地理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传统文学作品（长诗）研究与传统文艺理论（长诗）研究相结合的道路。这一研究能够在短时期内取得很大的成绩，与其研究视野的开阔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不无关系。在这项研究中，几位专家发挥人员跨地域（一位在云南，两位在四川，两位在贵州），跨行业（有大学教授，有研究所专家，有行政干部）的优势，集思广益，众志成城，广泛收集彝族文献长诗文本，分工协作，连续作战，很快形成了许多阶段性的成果。

这部《彝族文献长诗研究》虽然没有标明是一部史论性的著作，但通观全书，它却有一种史论著作的严谨与厚重。全书从彝族文献长诗的文化地理、分布情况以及特点比较、长诗的内容与特点、长诗所蕴涵的民俗内涵及

艺术特点、社会功能、文字方式传播的长诗和口碑方式传播的长诗之间的比较入手,对彝族文献长诗的当代价值等诸多方面展开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极富逻辑性,又有重点,体现了全面性又突出了主题。仅就使用文献而言,许多长诗在这部研究著作中第一次与读者见面,其中的挖掘、搜罗、梳理工作相当广泛深入,体现了课题研究人员深邃开阔的学术眼光和艰辛细致的工作作风。如果单就彝族长诗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这个方面而言,这部《彝族文献长诗研究》从数量的众多和范围的广泛都超过了目前任何一部彝族文学史论著作。

统观全书,《彝族文献长诗研究》在几个方面取得了突破:一是在研究的范围上取得了突破。这个课题最早是以“彝文文献中的长诗研究”这一框架申报国家课题的。然而,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们发现了许多有价值而又没有被以往的文学史论著述注意到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不是彝文文献,但为了避免遗珠之憾,他们还是把这些新发现纳入了研究之中,从而使原来的“彝文文献中的长诗”扩大到“彝族文献中的长诗”。这一突破和超越的意义在于这些文献不但包含了已有的彝文文字文献,还包含了被翻译为汉文的彝族文献;不但包含了彝、汉文的古老彝族文献,还包含了口碑文献转变为文字文献的长诗;不但包含了被译成为汉文的彝文文献,还包含了汉文文献译成的彝文文献。为此,课题组的同志们经过反复研究,最后把这部即将面世的著作命名为《彝族文献长诗研究》。这不只是一个书名的改变,而且让我们从中探索到了研究者如何从研究工作的实际出发不断探索前进的足迹。二是把彝族古代文艺理论长诗一并纳入到该研究之中。20世纪80年代,彝族的12部古代文艺理论著作被发现并且翻译出版,轰动了民间文艺界和文艺理论界。对此,民间文艺大家贾芝、刘魁立、刘锡诚等曾纷纷撰文予以称赞。其后,巴嫫曲布嫫以这些文艺理论为对象完成了专著《鹰灵与诗魂》。现在,《彝族文献长诗研究》又另辟蹊径从“彝族古代诗学特点”的角度进行研究,关于彝族诗论音律中的“押音”探析,使人耳目一新。三是突破了彝族传统文献框架,把用彝文翻译的汉文文献纳入了研究的范围。对于以彝文翻译汉文文献的文本收集和研究,张纯德、朱崇先、聂鲁、杨玉芝等学者曾经发表过一些成果。这次,“彝文文献中的长诗研究”课题组将此亦纳入研究范围之中,突破了专门研究彝族母语文献长诗的局限性,让读者从另外一个全新的视角了解到彝族古代传统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和巨大的包容性,了解到彝族传统文学与汉族文学的相互交流与促进。四是站在学术前沿,首次

对几省区彝族的长诗选择几个切入点进行了比较研究，使读者对中国四省区彝族长诗的地域特点有所了解。

在此还要指出的是，从文献的生产与传播的角度看，本成果所研究的对象相当于一次文献即原始文献，而本成果相当于二次文献及三次文献。二、三次文献的作用是对大量分散、零乱、无序的一次文献作整理、浓缩、提炼，并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和科学体系加以编排存储，使之系统化，以便于检索利用、为当前服务。所以，本成果不但从某种角度上对彝族传统文学遗产起到保存作用，同时也为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彝族的传统文学遗产资源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彝族文献长诗研究》是一部彝族传统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研究彝族文学，离不开对彝族诗体文学的研究；研究彝族传统文学，更是离不开彝族传统诗体文学中的长诗。研究好彝族传统长诗，彝族传统文学的主体面貌也就一清二楚，写好彝族文学史也就有了扎实的基础。当然，如果从整个彝族文学史的大视野中来考察，《彝族文献长诗研究》中缺少彝族史诗研究的内容，是一个缺憾。不过，这个缺憾属于“维纳斯的断臂”，而不是“巴特农神庙的残缺”。其总体上瑕不掩瑜，不失为近年来彝族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最优秀的成果之一。

我知道，彝族文献长诗是彝族文学在新世纪继续繁荣发展的源头活水，《彝族文献长诗研究》亦将是彝族文学研究在新时代走向成熟、兴旺的源头活水，因为它已经树立了一种典范，进入了一种境界，达到一种高度。

白庚胜

2008年5月6日于北京

目 录

源头活水(代序)	白庚胜
前言	(1)
第一章 彝族的文化地理概述	(3)
第一节 彝族渊源概述	(3)
第二节 彝族的分布特点概述	(7)
第三节 彝族的语言	(13)
第四节 彝族传统社会文化概述	(17)
第二章 彝文文献长诗的分布	(29)
第一节 彝文及彝文文献	(29)
第二节 彝文文献的分类	(30)
第三节 彝文文献长诗的分布及特点	(33)
第三章 彝族历史生活的广角镜:彝文文献长诗的内容研究	(40)
第一节 彝族先民早期生活图景的记录	(41)
第二节 彝族奇幻式社会生活长诗	(57)
第三节 彝族先民社会多彩婚恋生活的见证	(77)
第四节 彝文文献长诗中所反映的传统民俗	(103)
第五节 彝文文献长诗中所反映的先民认识	(130)
第四章 永恒的魅力:彝文文献长诗的艺术特点研究	(138)
第一节 比兴	(139)

第二节 格律·····	(143)
第三节 彝文文献长诗结构艺术·····	(156)
第四节 浪漫主义手法与精神胜利·····	(173)
第五章 生活的需要:彝文文献长诗的社会功能研究 ·····	(175)
第一节 有关文学艺术社会功能的主要理论·····	(175)
第二节 彝文文献长诗与彝族社会生活关系的考察·····	(177)
第三节 彝文文献长诗的多功能性·····	(182)
第六章 四省区彝文文献长诗的比较研究 ·····	(188)
第一节 有关毕摩的长诗比较研究·····	(189)
第二节 云南、贵州、四川的“支格阿龙”文本比较·····	(205)
第三节 婚恋型母题长诗比较·····	(220)
第四节 抒情长诗比较·····	(232)
第七章 彝文文献长诗与彝族民间口传文学比较研究 ·····	(238)
第一节 彝文文献长诗的出现·····	(238)
第二节 彝文文献长诗与彝族民间口传诗歌比较研究·····	(240)
第三节 彝文文献长诗与有关彝族民间故事比较研究·····	(251)
第四节 彝文文献长诗文本与彝族民间故事文本比较研究举偶·····	(260)
第八章 彝文文献译文长诗 ·····	(273)
第一节 译文文献长诗扫描·····	(273)
第二节 译文文献长诗的内容特点·····	(290)
第三节 译文文献长诗的艺术特点·····	(297)
第九章 彝文文献文论长诗研究 ·····	(304)
第一节 彝文文献文论长诗概述·····	(304)
第二节 彝文文献文论长诗的特点·····	(306)
第三节 彝文文献文论长诗关于彝族诗歌音律的研究·····	(322)

第十章 彝文文献长诗的当代价值·····	(330)
第一节 彝文文献长诗的理论价值·····	(330)
第二节 彝文文献长诗的开发利用价值·····	(334)
主要参考文献·····	(355)
后 记·····	(359)

前 言

彝族在自己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这些文化遗产中，彝文文献是最有特色、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在彝文文献中，有不少以彝文撰著、录写的彝文文本和用彝文对一些汉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作品，尤以长诗作品堪称奇葩。通过对这类长诗文本的研究，不仅可以知道彝族历史上社会生产发展状况、民族心理和文化特色，而且可以明确彝族将文学作为认识和表现社会生活时的表现方法，揭示其独特的风格特点，对发展社会主义彝族特色的新文学、影视艺术，丰富人们的休闲娱乐文化生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彝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彝文文献中的长诗作品，积淀了历史上彝族人民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智慧，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法，都极具特色。如今彝学已经成为显学，在新形势下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对彝文文献长诗专门加以研究，展示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学文化，对于丰富世界的文化宝库，具有重要的意义。

彝文文献中的长诗作品，包括反映彝族先民认识世界的神话、传说等，如《勒俄特衣》、《查姆》、《阿细的先基》、《梅葛》等。这些内容早已为人们所关注，也有丰硕研究成果，在此不再作重复。而前人对某些文本虽然有所涉足但没有深入研究的，本课题将进一步研讨。对于前人研究过的文本，本书在研究中若有所涉及，则从论述到用例均尽量简略。对于平时学术界没有涉及的文本，本书不仅深入研究，而且特别重视行文的引例。所以，鉴于很多精彩的彝文文献长诗，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还没进入学界视野，很多读者包括彝族读者，都没有接触到这些文本的现实情况，本书以研究的视角，向读者提供更多的可用材料，为学界更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供资料。因此，对于平时因出版或其他原因如翻译等而没有面世过的长诗文本，本书尽量不嫌

麻烦而加以摘录及叙述。

彝文文献长诗作为彝族传统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孤立存在的。与彝族有关传说故事以及民间诗歌或口碑流传的长诗，不仅有联系而且有时甚至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因此，在本项目的具体研究中，不仅是努力把彝文文献长诗放在彝族文化背景之中，而且也将之放入彝族传统文学之中，从而使成果呈现出“彝族文献长诗”研究的特点。

文学艺术在表现手法上是一种承继关系，所以本课题虽然对前人已经研究过的神话长诗作品不再重复，但在研究某些叙事长诗文本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彝族的有关神话、传说长诗文本。比如在涉及彝族长诗中反映的人神消长时，就要涉及流传于四川彝族区的彝文文献的创世神话史诗《勒俄特衣》。

第一章

彝族的文化地理概述

中国的彝族分布于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四省区，在历史长河中，他们创造了自己光辉灿烂的文化，文学是其中的一朵奇葩。文学发生的地方，就是文化发生的地方。任何文学都是发生于所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之中，并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历史性、地域性。所以彝族的文学尤其是传统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和历史性。在交通困难，信息交流不便的年代里，彝族的文学与他们的分布地域有密切关系，与各地彝族方言关系极为密切。彝族文献中的长诗作品亦不例外。所以要深入研究彝文文献中的长诗作品，就必须知道彝族的相关人文背景。只有这样，才能知道这类作品的文化底蕴，从而揭示其独有的价值。

第一节 彝族渊源概述

中国古代的南方生活着“百越”族团，在西南现在的云南、贵州、四川彝族生息之地则生活着“百濮”族团。“百濮”在史书上又叫做僰人，或简称僰。濮人支系繁多，名称不一，如现凉山雷波县境内的“羿子村”过去就是居住的濮人“羿子”支系。四川彝文长诗《勒俄特衣》中所说的“曲布”，当是对史书所称的“邛僰”的借词音译。古濮人崇拜竹图腾，彝族也至今还有竹崇拜文化的遗存。再如彝族至今很隆重的火把节，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记载为“僰人举火祭天过岁”。所以从彝族的语言材料和其他有关的民族学材料可知，彝族与西南的古居民濮人有着渊源关系。彝族当是以西南土

著濮人为主,融合包括南下氏羌在内的其他外来民族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能为此提供佐证的,还有彝族神话史诗《支格阿龙》中的相关情节:支格阿龙是一个以龙为图腾的氏族女子“濮莫列衣”在“看低”(彝语中的“低”指一种凶猛的山鹰)、“玩低”时被“低”滴血于怀孕所生。“濮莫列衣”译为现在的汉语,就是“濮氏族姑娘列衣”。

彝族是先民多元而分布广泛的民族,所以支系多,自称“多”,他称最常见的是“保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统称为“彝族”。现很多人一说到彝族,都说是历史上的“六祖分支”^①形成了后来分布于云、贵、川、广西四省区的彝族。其实除“六祖”外,还有很多先民部族都与后来的彝族有着渊源关系,一部分彝族先民的后裔也在发展过程中融合进了其他的民族之中。据彝文文献《西南彝志》卷三记载,在天地形成、人类产生之后,彝族最古老的部落是哎哺。哎哺部落经历了90代。据彝文文献《彝族源流》记载,在哎哺部落那里,有天文知识丰富的娄师颖,还有使用文字并写下了丰富典籍的举奢哲等人。在《西南彝志》的其他文本中记述说,希慕遮的第十四孙道孟尼有9兄弟,其中道孟尼是“六祖”的祖先,其他的8个兄弟“到天地间传君主世系去了”。又到第二十九世孙武洛撮,是12兄弟分支,除武洛撮是“六祖”的先辈外,其他11兄弟都“渡河”发展,成为各不相同的部族。其他未列入“六祖”系统的武德本、武古笃、武陀尼、武濮所等部落,其后裔都发展成了现在的彝族。其中,武德本的后裔是今天分布于昆明、禄丰一带的彝族。武陀尼的后裔曾分布于四川宜宾地区,后来可能有的融合于当地其他民族之中,有的迁入云南或其他彝区。^②另外,彝族先民武燧部落也曾在今四川宜宾、南溪、屏山、马边、庆符以及云南昭通地区建立过“古燧侯国”。《汉书·地理志》说“犍为郡燧道”,应邵曰“故燧侯国也”。《说文》载:“燧,犍为蛮夷,从人,棘声。”棘,就是四川、滇东北一带所称的棘竹,笔者家乡雷波称为刺芭竹。这种竹生长细密,竹节有刺而茎细长韧性极好。《酉阳杂俎》记载说:“棘竹,一名芭竹,节皆有棘,数十基为丛。南夷种以为城,牢不可攻。”笔者认为,武燧部落正是以种植“棘”这

① 《洪水纪》等彝文文献载:彝族六祖为洪水后笃慕的6个儿子形成彝族的6个部落首领,后在四方发展形成后来的彝族。其中,慕雅切称为武部,慕雅考称为乍部,慕雅热称为糯部,慕雅卧称为恒部,慕克克称为布部,慕齐齐称为默部。

② 参见陇贤君:《中国彝族通史纲要》,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8~16页。

种竹来作为防卫之用，所以汉族称他们为棘人。几乎大部分彝族都与竹有文化的关系，比如广西还有彝族先民因竹保护了祖先而形成了祭竹的节日“跳弓节”。此外，还有彝文文献中记载的著名部落如尼能、实勺、米靡、举偶、曲布等，其实也都是后来一些彝族的先民。

过去有个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彝族是西北南下的氐羌人的后裔^①。这个说法起码有几个简单问题值得思考：第一，怎样解释西南众多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西北氐羌人的生息之处有多少古人类文化遗址可与西南的古人类文化遗址相比？第二，是不是自然条件差的西北是生产人和出口人的地方，而自然条件好的西南反而荒无人迹，是输入和进口人的地方？第三，史载的“百濮”是不是一夜之间就灭绝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些先民到哪里去了？所以，笔者以为应该换个说法：西南土著居民濮人中的部分支系融合了外来的古居民群体，发展形成了后来的彝族。唯有这样的说法，才能解释彝文文献中的长诗里所表现的西南地域特色和所表现的西南地域特色的社会生活。也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说明为什么彝文文献长诗中没有记载彝族先民从西北南迁的事迹，也无描述西北自然环境及社会生活的痕迹。

作为以西南土著居民濮人为主体的，融合南下氐羌及其他古居民而形成的彝族，据陇贤君先生的《中国彝族通史纲要》所载，在历史上建立过古滇王国、古莽国与古昆明国等方国政权，且彝族先民与古蜀国、古巴国都有联系。后来彝族在自身的发展中，又建立了夜郎国、罗甸国、南诏国等地方方国政权。彝区各地统属于中央王朝的地方土司政权则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彝族于公元8世纪建立南诏国，标志着其历史上奴隶制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南诏国的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州一带，范围达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南诏与唐朝关系良好，有10个王受到中央政权的委任和册封，曾两度和唐王朝议婚。南诏统治时期，其境内各少数民族人民与中原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都得到长足发展。自彝族统属于中原中央政权之后，彝族的民族地方政权受中央政权的认同册封，后来以“土司”名目出现的彝族地方权力首长，其实基本出自于彝族历史上的“兹莫”统治阶层。从彝族的历史文化看，凡是过去有彝族地方政权存在的地方，彝族历史文化积淀遗存便丰厚。这与当时彝族地方政权与外界的文化交

^① 西南彝族为来自西北氐羌发展而成的观点，为方国瑜先生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彝族史稿》一书所强调，影响最大。

流有关，与统治阶级有条件掌握和运用彝文有关，还与统治阶级需要使用彝文及发展彝族文化以维持自己的统治有关。

表一 彝族的主要称谓及其居住地表^①

自 称	他 称	主要居住地区
诺苏濮、若苏	黑彝、彝家	四川凉山州和云南宁蒗、华坪、永胜等县
纳苏濮、纳苏	彝族	云南武定、禄劝、弥勒，昭通地区及贵州毕节地区
迷撒拔、纳罗拔	土家、土族、蒙化子	云南巍山、凤庆、景东、云县、漾濞等县
罗罗濮	傣族	云南景东、云县、个旧、墨江、双柏等县
泼哇、昨柯、颇罗	卜拉	云南文山、开远、砚山、马关、金平等县
泼拉塔、图拉拔	普喇	云南文山等地
腊鲁濮、阿鲁	乡谈、香堂	云南石林（路南）、普洱、墨江、华坪等县
撒尼濮、尼濮	撒梅、明朗	云南石林（路南）、泸西、云龙、冒宁、双柏等县
聂苏濮	花腰、罗武、土里	云南龙武、石屏、云龙、冒宁、双柏等县
黎拔	黎族、栗族	云南凤庆、华坪、永胜等县
山苏、阿祖拔	山苏、车苏	云南武定、新平、元江、峨山等县
阿西濮	阿细、阿西	云南弥勒、石林（路南）等县
阿哲濮	阿哲、阿车	云南弥勒、易门、双柏等县
格濮、格多濮	甘彝、白彝	贵州赫章、威宁、织金、云南泸西、弥勒、师宗、鹤庆等县
阿武、阿乌拔	阿武、孟武	云南弥勒、元阳、西畴、金平等县
罗米	利米、米里	云南凤庆、景东、墨江、普洱等县
密期	密岔、麦插	云南武定、禄劝、弥勒、昆明等地
阿罗濮	红彝	云南武定、师宗、陆良、富宁等地
他鲁苏、他谷鲁	他鲁、他谷	云南永胜、华坪等地
拉乌苏	蔑栽	云南永胜
撒摩都	子君	昆明郊区
堂朗	堂朗、保保	云南丽江县
纳若	支里、子彝	云南永胜县
纳渣苏	纳渣	云南永胜县
六潯薄	六潯	云南永胜县
青彝	青彝	贵州赫章、威宁等地
芒、芒佐	保保、白保	广西那坡、云南富宁等地
芒齐	红彝	广西那坡、云南富宁等地
诺濮、俄濮	彝族、彝家	广西隆林、西林等地

^① 本表由方国瑜著《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内容和彝族人网有关材料整理。

千百年来，彝族人民与周围其他民族一道，为开发和保卫祖国的边疆，缔结多民族的国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明代贵州彝族土司奢香夫人等。云南巍山彝族土司等，与中央政府密切合作，为祖国边疆的开发、地方政权的建设所作贡献标榜史册。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的伟大斗争中，不少彝族仁人志士参加到了革命的行列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众多的彝族进步人士参加了共产党。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彝族地区，著名的“彝海结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影响深远。彝族将领张冲率部抗击日军战果辉煌，标榜史册。至于龙云、卢汉的起义，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其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节 彝族的分布特点概述

了解彝族历史上的分布情况，对于研究彝族传统文学尤其是彝文文献中的长诗作品的地域性和历史性，有重要的作用。

彝族先民作为有一定共性的“族群”为史界所关注，是汉文文献所记载的“西南夷”时代，其时相当于秦、汉时期。据专家研究，早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即在笃慕或“六祖”之后十代左右，彝族先民各部落间迁徙和对流乃至相互融合，并成为了一个民族共同体，随着历史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彝族的分布，在“西南夷”时代已经基本成形，虽然历经沧桑，地域有所变化或缩小，但仍主要分布在西南云、贵、川。广西的彝族是三国及三国后从云南迁去的，数量不多。

一、云南彝族

云南是彝族古代生息发展的大本营。从彝族“六祖”时代开始，彝族就从云南向四川、贵州等地迁徙扩散。被称为“西南夷”时代，作为有一定共性的“族群”，彝族当时主要分布于云南，并形成了几个主要的分布区域，即滇中地区、滇西地区、滇东北地区。

（一）滇西地区的彝族

据彝文文献记载，武部慕雅切第四世孙洛陀施之世，在“堵妥耿节（现滇西哀牢山麓一带）”生养了9个儿子，后来发展为9个部落。乍部传至第